



花园牡丹盛开

“春来谁做韶华主，总领群芳是牡丹。”这是菏泽人常用作对牡丹的赞赏。提起曹州牡丹，就不得不说一说赵楼村，即今天的牡丹区牡丹办事处的国花社区。因为这里闻名于世的“曹州牡丹园”，原是赵楼村的“后花园”。说到赵楼村，这是个孕育曹州牡丹的地方。有史以来，居民多从事花木、花卉的生产和销售，特别是牡丹，在每年交易的数百万棵中，百分之八十的来自赵楼村和附近的村庄。

据《赵氏族谱》记载，赵氏先祖自洪武年间迁至赵楼村，秉承“种花为业不为俗，卖花为业不为贫”的祖训，充分利用曹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牡丹资源，经过历代先祖的不懈努力，使赵楼牡丹种植业不断发展和壮大。曾几何时，村边成园成圃者，比比皆是，著名的有：“赵家园”“桑篱园”“铁藜寨园”“大春园”等。

说到赵楼村的人，对牡丹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，几乎世代代与牡丹结缘。走进村里的街头巷尾，牡丹随处可见。按照村民自己的说法，“牡丹就是赵楼的根”。近日，我在村南的“赵楼牡丹研发中心”看到门两侧的墙壁上，悬挂着幅幅图片，上面记录着赵楼村牡丹的发

『汉贤茶馆』遗踪

史料记载，西汉皇帝刘邦驾崩后，皇后吕雉掌控天下，刘姓宗室遭到大肆残害。是时，一刘氏子弟抛弃王位隐功埋名至单父（今单县）一带，在孟渚泽之畔，开设了一个茶馆，谋求生计。此人乐善好施，备受赞誉，当地百姓故称其为“刘善人”，并称其茶馆为“汉贤茶馆”。

汉贤茶馆门面虽小，名气却甚大，历经数代，名盛不衰。传说，汉光武帝刘秀，汉末神医华佗，唐代诗人李白、杜甫、高适，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，明代大书法家雷鲤，清兵部尚书刘峨，兵部尚书刘墉，近代大画家赵树屏及清末大刀会首领刘士端、曹德礼等就驻足饮茶、赋诗、泼墨、题词，留下许多逸闻轶事，让后人津津乐道。

民间传说，刘秀兵败溃逃南阳，马蹶困死，遂买了一头骡子狼狽赶路。逃至孟渚泽之畔的老君寨，刘秀饥渴难耐，便闯入汉贤茶馆祈求。此时，刘善人窥探来者不凡，便起身相迎、抱拳行礼。刘秀已经顾不得这些，急忙端起碗茶即饮，抓起桌上的大饼就啃，窘迫的样子让其他茶客忍俊不禁。刘善人贴近刘秀，轻声地问：“敌寇穷追，或许将至，大贵人不可久留。小店仅有这些饼子，你可带上，路上解饥吧！”刘秀抬眼瞅了一下刘善人，口舌翻动，不及道谢，遂背上饼子和水囊，牵起骡子欲走。刘善人又疾步跟上来，助其于一口爻井旁，提桶给骡子饮水而足，扶助刘秀跨骑，静观刘秀消失在茫茫荒野之中。

后来，刘秀啃食和携带的大饼成为当地名吃之一，名曰“壮馍”。

明代书法家雷鲤曾隐居孟渚泽之畔的今黄岗镇的古集上，因酒酣书写“一部春秋”四个字，而使黄岗闻名至今。雷鲤为建安人（今浙江建德），秉性刚直，不畏权贵，毅然辞去礼部郎中官职后，游走天下，隐迹乡野。某日，适逢老君寨庙会，雷鲤随着人流转悠了一个晌午，感到饥肠辘辘，摸遍全身才知囊中羞涩，无奈只得在饭铺前来回溜达。雷鲤的举动被汉贤茶馆掌柜刘善人窥见，其洞察雷鲤气质不凡、行为不俗，便热情地唤其进入茶馆落座，茶水、壮馍端上桌子，亲切地说：“贤士尽管享用，本小店分文不收。”

一阵风扫残云，雷鲤饥渴全消，辞谢离去。行走阡陌之上，雷鲤感觉精神困乏，便席地而卧，很快进入梦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雷鲤被哭泣声惊醒，惺忪间看见一女子正欲上吊自尽，疾步夺下麻绳，质询缘由。女子痛诉家中田畴被财主无故侵占，相公遭此诬陷，押进牢狱，即日斩首。雷鲤听后，怒发冲冠，携女子返回汉贤茶馆，寻求纸笔，为其代写了诉状，并协助上訴州衙，最终打赢了官司。

原来，雷鲤的状子言语犀利、字体隽永，被州衙当做镇衙墨宝，悉心珍藏，自然为女子及丈夫洗冤昭雪。从此，雷鲤声名远播，恳求雷鲤代写诉状的百姓络绎不绝。汉贤茶馆也随之遐迹闻名，夙夜宾客如云，生意红火。

之后，雷鲤也成为刘善人汉贤茶馆的座上宾，品茗论道之间，雷鲤泼墨题锋，书写不辍。雷鲤为单父邑北关的大佛寺藏经阁书写了碑文。如今被考古人员发现，碑文的下方题有“建安雷鲤”四个字，即鉴定为雷鲤笔迹；雷鲤还为单父邑东关的李姓大户考取功名的公子书写了进士匾额，该匾额与朱家牌坊、李家匾、王家大旗杆一起，被通称为“单县三绝”。

如今，刘善人的汉贤茶馆的遗迹已难以考证，但有关传说一直在民间广为传颂。目前，单县在孟渚泽遗址的浮龙湖生态岛上营造了一座茶馆，引名为“汉贤茶馆”，内外展示了“历史名人与刘善人和汉贤茶馆之间发生的故事传说”，及其汉文化和茶文化等，游客如织，茶客不绝，业已成为单县全域旅游发展中的一道美丽景观。



生态岛上的“汉贤茶馆”

赵楼村的牡丹世家

邓文献

第二位，清道光年间的赵玉田，“赵氏园”园主，继承祖业，精心培育牡丹。从十几岁开始种植，90岁还致力于园艺。园内名品繁多，培育的“赵粉”“豆绿”名扬乡里。赵玉田一生独有一癖，爱牡丹如命。经年累月，只知育花，常常忘记吃饭。一日老伴心疼，作了一碗鸡蛋汤，想给他滋补一下身体。不想，被他倒在一棵牡丹根上。

一段时间过后，这棵牡丹竟然长得又高又壮，花开得又大又艳，使赵玉田喜出望外。没想到却招来妒花人，夜里这棵牡丹竟遭人铲倒。第二天，赵玉田看到，大吃一惊，“哎呦”一声，昏倒在地。一连三天，卧床不起，汤水不进。赵玉田对牡丹的这种至诚至爱，感动了花神，令牡丹仙子前往，播下甘露，使牡丹死而复生，开放如故。赵玉田闻讯，跃然而起，百病皆无。

第三位，清道光年间的赵孟俭，“桑篱园”园主。他结桑为篱，建园种花，一生酷爱牡丹，终生未娶，誓愿与牡丹相伴。园内种植的牡丹，种类繁多，花色齐全，曾培育出“掌花案”“梨花雪”知名品种，被称为红白二绝，为稀世珍品。后又研发出催花技艺，为“下广”商售的创始人，使得牡丹种植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。

他曾著有《桑篱园牡丹谱》，曹州府主考官马帮举，曾为其作序，其中记有：“山左十郡二州，语牡丹则曹州独也；曹州十邑一州，语牡丹则菏泽独也。菏泽为郡为里，语牡丹之出，惟有城北之一隅。鲁山之阳，范堤之外，连绵不断十里，而其间为园为圃者，更不知凡几，而冠盛一方。”

第四位，清咸丰年间的赵邦宁，“桑篱园”园主，著名花师和花商。赵邦宁自幼父母双亡，家中一个老管家教授他种植花木，使他喜欢上花草，加之天资聪慧，很早成为远近闻名的种花能手。后来经商于北京、天津，携曹州特产木瓜与

耿饼，换来牡丹十余株，栽到园中。又去洛阳求得“二乔”“魏紫”“姚黄”等名贵品种，后又育出“黑花魁”稀有品种。

赵邦宁爱牡丹如痴，视牡丹如命。一日，闻听东海崂山有上好品质的牡丹，便毅然前去寻找。多日来，他寻遍大小山头，历尽艰辛，却一无所获，不禁心灰意冷，却又欲罢不能。突然间，在一山洞旁发现有棵牡丹，皇冠型，紫色花瓣，黄色花蕊，甚是好。赵邦宁喜出望外，小心移入行囊，立刻返程，准备带回老家。

没想到，由于多日奔波，劳累过度，体力不支，在途中昏厥。眼看心爱的牡丹有些发蔫，赵邦宁无奈，只好就地栽培，并在旁边搭起草庵，日夜守护，舍不得离开半步。数月后，赵邦宁不幸染疾，不治而逝。家人闻讯赶去，伤心欲绝，只得把哀思寄托于这株牡丹上，一起带回曹州，栽在园中。后人把它命名为“邦宁紫”。

第五位，清光绪年间的赵世学，“铁藜寨园”园主，自幼聪颖，勤学好读，本想能获取功名，以图入仕。不料科举考试，名落孙山。一气之下，弃学务农，养花度日。赵世学酷爱牡丹，在村东北以铁藜为寨建起花园。几年过去，经勤劳耕作，精心培育，园内花木繁盛。后来，他被本村聘为私塾先生，但也从未放弃对牡丹的栽培。一面教书，一面养花。

赵世学在多年对牡丹的栽培，研究的基础上，对《桑篱园牡丹谱》有所增补，易名为《新增桑篱园牡丹谱》，并亲自作序。后又撰有《铁藜寨赵氏花园》《牡丹富贵说》和《花联》等。其中中，称牡丹为“富贵之花”“百花之王”，赞牡丹为“无双国色”“独步天香”，极尽对牡丹的钟爱之情。且把花乡描绘为“锦城花国，芳园帝乡。濰沮两岸，桂陵一方。鲁阳之地，千古流芳”为人所称誉。



儿歌曰：门链挂，哗啦啦，客来啦，杀鸡吧。那鸡说，我下蛋累得咯嗒嗒，杀我不如杀那鸭。那鸭说：我的腿短脖子长，杀我不如杀那羊。那羊说：我四条腿儿往前走，杀我不如杀那狗。那狗说：我看家累得喉咙哑，杀我不如杀那马。那马说：我拉起车来咕噜噜，杀我不如杀那猪。那猪说：我是天上黑老神，杀我不如杀那人。那人说：罢罢罢，我吃饭黄瓜走了吧。

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，童年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。既不像四五十年代生活那么艰苦，也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多的课业负担，而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差不多都在课外。

当时，学校不重视文化课，老师一般不安排课外作业，即使偶尔有一两回，孩子们则把作业带到野地里去做，背靠石人石马，远看天上悠然而过的白云，背的课文便会记得很牢靠。轻风轻轻翻动书页，偶然一只莽撞的小蚂蚱忽地蹦到作业本上，惊恐不定地瞪着眼睛与你对视，又增加了些许乡村的情趣。

课外就是孩子们的娱乐天堂。游泳、抓鱼、掏鸟窝、踢瓦、打仗、捉迷藏、池塘边、山坡上，到处都是孩子们欢快的身影。

晚上是没有晚自习的，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“捉特务”，有两个人被认定为“特务分子”，然后让这两个人躲藏起来，几分钟后所有人开始大抓捕。“特务”有时躲在柴堆里，有时躲在地窖里，有时躲在房顶上，当然事先说好不准躲在房子里的，最后通过大搜捕，还是能把“特务”捉住的，看到几个人把“特务”拧住胳膊，揪住脖子，像抓反动分子一样押到指定地点，活动就算胜利结束。如果超过预定时间，还抓不到，则宣告活动失败。

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晚上，我被指定为“特务”，活动结束后，我悄悄地爬到生产队的枣树上，浓密的树叶把我遮挡得严严实实，我坐在树杈上品尝着甜甜的枣儿，笑着小伙伴们在树下一趟趟忙碌地奔波，那种幸福感真是无与伦比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书本上的一些内容，早已成为过眼云烟，没有了一丝的踪影。而课外发生的一些故事，依然记忆犹新，在活动中培养的一些勇气、胆略，还有智慧，却依然影响着性格，滋养着生命。

文/丁明烽 画/王世会



两汉察举制的兴替

——由成武县博物馆孙期塑像谈起

在成武县博物馆人文展厅，有一尊伯乐后裔、大孝子孙期的塑像。孙期(约公元120年-200年)，字仲或，济阴成武(今孙寺镇孙寺村)人，东汉经学家。自幼天资聪慧，嗜学勤奋，学业超人，十二三岁即入县学，攻读钻研诸子百家典籍。因家贫弃学，依靠在大洼牧猪的微薄收入奉养老母。尽管生活清苦，但依然手不释卷。孙期曾被察举入仕，但因早已看穿并厌恶腐朽的朝廷，拒绝为官。一生著有《诗经》28卷、《诗训诂》27卷。东汉后期，察举制日益利益固化的情况下，能被举孝廉，源于孙期带动四邻八乡逐渐形成好学、仁让、至孝的良好风气的因素。

西汉初年，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任职三年以上，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师为郎，叫作“任子”，拥有资产十万钱(景帝时改为四万钱)且非商人者，自备衣马之饰，也可以候选为郎，称“贵选”。即是皇帝的侍从，有议郎、中郎、侍郎、郎中等，内守门户，出充车骑。郎在郎署研习“汉家故事”，以备补授别的官职。汉初地主阶级子弟为郎，是出任朝廷的一个重要阶梯。在这种选官制度下，较高的官吏多数出于郎中、中郎等郎官和吏二千石子弟，选郎吏又以财富为准，未必都能得人，所以，难以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需要。



惠帝以来，朝廷在各郡县推选“孝悌力田”，免除徭役，让他们“导率”乡人。文帝诏“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”，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，均未形成制度。

武帝初年，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，提出了列侯郡守二千石，各自选择其吏民之贤者，岁贡两人，以给宿卫的主张。包括岁贡和定员，有更有实，在制度上比文帝时的诏举较为完备。元光元年(前134)，武帝初令郡国举孝、廉各一人，郡国举孝廉的察举制就此形成。察举制初行的几年，郡国执行不力，武帝下令规定，二千石不举孝，以不敬论罪；不举廉，以不胜任免官。

武帝以后，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，被举的孝廉，多在郎署供职，由郎迁为尚书、侍中、侍御史，或外迁县令长丞尉，再迁为刺史、太守。武帝又令公卿、郡国举茂才、贤良方正、文学等，从中拔擢了一些人才。不过，这类察举属于特科性质，并不经常举行。此外，还有献策上书为郎、射策田科为郎、陇西等六郡良家子弟为郎等选官途径。

武帝在长安城外，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，名为太学，使他们在太学中随博士受业。博士弟子共50名，由太常选择民年

18岁以上仪态端庄者充当，入学后免除本人徭赋。还有跟博士“受业如弟子”的若干人，由郡县择人充当。这些人学成经考试后，按等第录用。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，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。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，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，也起了重要作用。

实行察举制度和建立太学后，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，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门径有所扩大，少数平民百姓也得到了入仕的机会。在这种新的制度下，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选择称职的官吏，这对于网罗人才，加强皇权统治，具有重大的作用。

凡事有利有弊，察举制也存在严重弊端：一是虽然察举科目很多，但天下之大，贤人之众，不可能把所有贤人都推荐给朝廷，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没在乡村野垾中，终身未得任用，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

郛城县城南20公里处有一村庄叫偃楼村，属郛城县随官屯镇管辖。

偃氏系夏禹后裔。元朝1265年，一百零四氏祖得甫公奉诏由河南省清丰县晁庄迁此建村，取名凤凰岭。后偃钟公在村里建楼99座，遂更名为偃家楼，简称偃楼，从此以后，不管隶属关系如何变化，村名一直延续至今。

现在的偃楼是一个3000多口人的大村，绝大多数是偃姓。偃楼村因明代出过一个户部尚书而闻名天下。

偃钟，字大器，号孤山，生于明朝正统五年(1440年)，卒于正德八年(1512年)。明朝成化二年(1466年)进士，曾任监察御史、大理寺丞、左都御史。弘治十三年(1501年)任户部尚书，人称“偃尚书”。

有一年，山东大旱，庄稼歉收，但官员只报喜不报忧，皇粮丝毫不减，老百姓的日子异常艰难。“偃尚书”知道家乡有难，急得彻夜难眠，决定想办法为山东老百姓出点力。

有一天上朝，山西官员纳贡，贡品是一只萝卜，只见萝卜大得像个罐子，皇上连声称奇。“偃尚书”却命人从地里挖了个手指般的小萝卜献给了皇上。皇上很不高兴：“你这是什么萝卜？就是个萝卜苗。”“偃尚书”苦着脸说：“启禀万岁，山东从前的萝卜有水桶那么大，可今年闹大旱，庄稼都旱死了，这还是最大的呢。”皇上听后，知道山东受灾了。

没几天，君臣们在一起炫耀自己家乡的山珍海味。“偃尚书”说：“你们的都比不上俺家乡山东郛城的黄金丝菜，它远远胜过猴头燕窝。”并让人到地里摘了豆丝，洗净切成条，炒熟献给皇上。皇上看到黄澄澄的豆丝又细又弯，煞是好看，可是吃到嘴里如老草一般。正想吐出来，却见“偃尚书”大口大口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边说：“俺们山东人现在就吃这，有的连这也吃不上。”皇上听罢，相信山东受灾很重。

“偃尚书”见时机已到，便奏本道：“山东今年大旱，百姓水深火热，请万岁免去山东今年的皇粮赋税。”

皇上虽然知道了山东闹了灾，但没有同意免去山东的皇粮赋税。

又过了几天，“偃尚书”在京城内买了一块地，雇了许多能工巧匠，日夜建造房子。按照规定，大臣建造房子，必须奏明皇上。“偃尚书”建房子，既没有告诉其他大臣，更没有奏明皇上。皇上很快就知道了“偃尚书”私建房子的事情，十分生气。想借“偃尚书”新建的房子来个人赃俱获，治“偃尚书”的罪，以警戒百官。

这一天，皇上带上文武百官，来到“偃尚书”的新建住宅。皇上走近新宅，沉下脸来：“偃钟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有钦赐官宅，却又私自建房，该当何罪？”“偃尚书”镇静回答：“皇上请息怒。这房子建得如何，臣是否有罪，请皇上移驾，看看再下旨。”

皇上走进房子，只见“偃尚书”所建的房子，确实是与众不同。东、西两面都没有山墙，只在房子的中间建了一面山墙；山墙东面没有木梁，山墙西面却有两架木梁。

皇上及官员们都没有见过这种房子，一时不知所措。“偃尚书”启奏：“皇上圣明，房子建成后，臣觉得这房子不对劲，臣愚笨，请皇上明示。”皇上自负说：“你这是‘山东无梁，山西双梁’。”

看到史官记下了“山东无粮，山西双粮”后，“偃尚书”跪倒在皇上面前，欣喜若狂地喊道：“感谢皇上免去山东皇粮。”

皇上急忙辩解：“刚才，朕说的是房子的‘梁’，可不是粮食的‘粮’啊。”

“偃尚书”急忙呈上史官的记录簿，皇上接过来，上面清楚地写着：“山东无粮，山西双粮。”原来，给皇上记录圣旨，讲究的是一个快字，急切之间，史官难以分辨是“梁”还是“粮”。就把听到的“梁”字写成了“粮”，让“偃尚书”钻了空子。皇上金口玉言，无法反驳，只好依了“偃尚书”。

这一年，山东的皇粮全免了，但也没有让山西交双份的皇粮。还是“偃尚书”给皇上出主意，把山东应交的那份皇粮分摊给其他各省了。

“偃尚书”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冒着欺君之罪，为家乡父老乡亲减轻了负担，给后人留下了传世佳话。

● 荷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偃楼

文/图 通讯员 隋启良